



第一章 所以你唱我生
天真的要变了
米了一支军歌

第二章

都有个戏字
他们说要建苏维埃

流血鼎下了
红军来了真好

坐江山不都
不识字

列宁小学

服装屋下一无所有

改天地了

秀才
男女平等等

上语不是明媒
我们想请你去唱戏

美丽的制脑

得米全不要功夫

依样画葫芦

高自兴很敬业

后来的宰相

人心不足蛇吞象

蓝衫剧社

戏生涯的第一次

我不干了
这里需要你

清风拂面手艺

高天残缺黑打铁

他们去了百合峰

一团黑影从树上落下

怀里裹着春

一出前所未有的戏

休令那一次彩排

金石成金

童子功

这是一个好人

一大把阳光

一 群 少 年 的 红 色 戏 剧 传 奇 之 旅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红戏 / 张品成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332-9040-5

I. ①红… II. ①张…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7762号

红戏

张品成 / 著

出版人 傅大伟
责任编辑 孟凡明
美术编辑 刘金鹏
出版发行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明天出版社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规 格 170毫米×240毫米 16开
印 张 14.5
I S B N 978-7-5332-9040-5
定 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531—82098710

田歌

第一章

- 一 所以你叫��生.....1
- 二 来了一支军队.....6
- 三 天真的要变了.....11

第二章

- 一 都有个戏子.....17
- 二 他们说要建苏维埃.....21
- 三 流水席.....24
- 四 红军来了真好.....28

第三章

- 一 列宁小学.....35
- 二 屁股底下一无所有.....40
- 三 各有所爱.....43

第四章

- 一 坐江山不能不识字.....49
- 二 秀米.....53
- 三 男女平等.....56
- 四 识字牌.....60

第五章

- 一 上课不是听戏.....65
- 二 癫痫怕剃脑.....69
- 三 改天换地了.....73

第六章

- 一 新任务.....79
- 二 我们想请你去唱戏.....83
- 三 得来全不费功夫.....87

第七章

- 一 依样画葫芦.....93
- 二 制鼓高手.....98
- 三 高自兴很敬业.....102

第八章

- 一 后来的事.....109
- 二 各式各样的鼓.....113
- 三 人心不足蛇吞象.....115

第九章

- 一 那些日子他像个将军.....121
- 二 祖传独门手札.....124
- 三 他们去了百合峰.....129

第十章

- 一 蓝衫剧社.....137
- 二 戏生真的演了那土豪.....141
- 三 我不干了.....145
- 四 这里需要你.....147
- 五 翁天戏趁热打铁.....150

第十一章

- 一 团黑影从树上坠下……………155
- 二 清扫蝙蝠粪……………159
- 三 肚里真有货……………163

第十二章

- 一 宣传教育很重要……………171
- 二 一出前所未有的戏……………174
- 三 怀念那一次彩排……………181

第十三章

- 一 点石成金……………187
- 二 童子功……………190
- 三 一项重要的任务……………194

第十四章

- 一 那是个怪人……………199
- 二 这是个谜……………202
- 三 一大把阳光……………205



所以你叫戏生

有人跟覃戏生说：“知道你为什么叫戏生吗？”
他老是摇头，人家一问就摇头。
第一次摇头，是真的回答不了那问题。这地方，佢的名字里带个“生”字的很多。吉生、旺生、水生、金生……但叫戏生的就他一个。
他想，我怎么就叫戏生呢？
人家说：“不知道了吧？”
戏生说：“你知道你说呀！”
人家说：“你妈在戏台上生了你嘛，所以你叫戏生。”
他说：“我没妈。”
人家就笑了：“没妈，你从石缝里蹦出来，从树上长出来？那为什么不叫你石生、树生？”
在这和舍镇里，真的有佢叫石生、树生的。



戏生就说：“那刘石生、廖树生是石缝里蹦出来的，树上长出来的？”

人家说：“刘石生、廖树生人家有娘呀！你不是说你没娘吗？”

覃戏生就哑了。

他生下来就没见过娘，只听说过娘。

那年，他把神龛前的梅瓶摔了。

太太把他狠打了一顿，骂了一句：“你跟你娘一样，是个贱货败家子！”

太太还说：“你娘一个婊子婆，能生个什么好东西！”

太太打他，这不是第一次，他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了，但从太太嘴里听说他有娘，可是第一次。

戏生去找安婆婆。老爷是吃安婆婆的奶长大的，就是说，安婆婆曾是老爷的奶妈。老爷到三岁时断奶了，但夜里不肯跟别人睡，安婆婆不在身边就哭，吵闹到天亮。

覃家老爷说：“等少爷大些了，长到十岁，你再走吧。”

安婆婆答应了。有吃有喝还有工钱，为什么不答应？

少爷九岁那年，安婆婆那村子遭了一场暴雨。雨水把半边山弄塌了，泥石半夜涌下来，把安婆婆的男人和她的三个伢都埋了。安婆婆回不了家了。

安婆婆留在了覃家。覃家上下没把她当外人。后来，老爷娶了亲。老爷的婆娘不喜欢安婆婆，要把安婆婆赶出门。

婆娘说什么老爷都能答应，只有这个决不允许。当然，不允许的还有戏生的事。

戏生是安婆婆从戏台上抱回覃家的。

太太说：“这么个野种，丢尿桶里浸了吧。”

安婆婆从尿桶里把戏生那条命抢了回来。
戏生只跟安婆婆亲。戏生什么事都问安婆婆。
戏生说：“太太说我是贱种，和我娘一样。我有娘吗？我真的有娘？”

安婆婆说：“有些事你该知道了。你有娘，你当然有娘！”

安婆婆跟戏生说了他娘的事。

覃家那年来了个丫鬟叫彩秀。固村的一个佃户，借了覃家老爷的高利贷，还不起，用自家的女儿抵债。

丫鬟彩秀从小喜欢看戏，有戏班来，人就像打了鸡血。覃家老爷那时还年轻，还是覃家少爷。覃家少爷比丫鬟彩秀大不了多少，也喜欢听戏。和舍镇有戏班来，自不必说。外村来了戏班，也打了灯笼去听。丫鬟就缠了覃家少爷，死活要跟了去。覃家少爷觉得听戏有个伴也不错。他们结伴去听戏。出了镇子，就少爷不像少爷，丫鬟不像丫鬟，纯粹一对戏迷。

但不久，安婆婆发现彩秀的肚子有了变化。问彩秀怎么了，彩秀只哭不说话。安婆婆心知肚明。

安婆婆跟老爷说：“我带彩秀去冯塘住些日子。”

老爷也心知肚明。

那天，清早起了大雾。雾里，一切都模模糊糊，但雾里缠不住声音。狗叫声一串串滚过来，此起彼伏。

突然，一个尖利的声音像刀尖一样刺穿大雾而来。

雾散去，戏台上就出现了一个细伢，安婆婆也适时地出现在那地方。

她说：“哟，谁把细伢丢在这里了？”

狗叫声还在，却没人吱声。



安婆婆说：“呀呀，还带把哩。”

“谁家的？谁家的？”安婆婆亮了喉咙喊。

没人应。

安婆婆说：“没人应，我收了吧。这伢可怜。”

安婆婆说：“啧啧啧啧，这伢是戏台上捡的，就叫戏生了。”

戏生就进了覃家。但谁都心知肚明，知道那团骨肉来自哪个女人的肚子。

纸包不住火，这种事能捂个不透风？

在覃家，下人和长工都在背后对彩秀指指戳戳。彩秀出门，闲言碎语就像条长长的影子，人走到哪就跟到哪。每天，彩秀两只眼睛都哭成烂桃。终于有一天，她挺不住了。她去了惊风潭，从那块大石上往下跳了，一跳了之。

戏生依然活着，由安婆婆带着，但闲言碎语依然不绝。

“戏生啊戏生，知道不？你是戏台上捡来的。可是，你妈得跟个男人才能生下你嘛。你妈总不能自己捏弄一团泥，把你捏弄出来吧？”

小时候，戏生听不懂，老胡乱点头，老笑。

这让那些人更开心得跟什么似的，大笑，笑得肆无忌惮。

安婆婆冲那些人扬起扫把：“你个鬼哟，满嘴喷粪！”

再长大点，五六岁样子，人家再说，戏生就沉默不语了。

人家那些嘴依然不消停。

“你妈当然捏不出你，别说用泥巴，就是用金子、银子也捏不出你。”

“你妈不是跟哪个唱戏的就是跟哪个看戏的生下了你。反正你叫戏生。”

戏生能听出话里的意思。他哭，哭得很伤心。

安婆婆也真的发怒了，舀了一大勺粪，泼向那家人的大门。

戏生十岁了，人家再问他为什么叫戏生，他还是沉默不语。

那天，有人笑着说，他娘和唱戏的听戏的什么什么的，结果那家人半夜柴屋起了火。要不是众人救得及时，屋子就烧个光光的了。

有人说：“是戏生放的火。”

还有人说：“那个伢，连蚂蚁都怕踩着，能放火？”

但不管火是怎么起的，有一点确信无疑，那就是，火是因为扯了戏生的“那个秘密”而起的。

但从那以后，没人再敢自作聪明了，不敢再说唱戏的看戏的什么的了。





二

来了
一
支
军
队

十岁的戏生已经知道了那个秘密。他有娘也有爷。他娘在他满周岁时跳了惊风潭。他爷呢，不是十年前戏班子里的那个白脸小生，就是常常带娘去看戏的覃家当年的少爷——现在的老爷。

不管戏生的爷是唱戏的还是听戏的，反正戏生自小就喜欢听戏。

那年的正月，和舍镇上来了戏班子。安婆婆坐不住了，抱了戏生去看戏。开场锣鼓一响，怀里这个细伢就动，然后就一直不安分。戏台拉开了幕，伢就安静了。

安婆婆说：“这伢还真是戏生哟，接了他娘的种。”

有人说：“也接了他爷的种吧？”

安婆婆就朝那人鼓白眼。

从此，和舍镇上来戏班，安婆婆必抱戏生去。到三岁时候，安婆婆那天竟听到细伢哼哼出个调调来。

安婆婆说：“长大了，你去唱戏吧。”

戏生八岁那年，镇上来了宏源班。戏班的况班主是演小生出身的。

安婆婆对班主说：“你听下这细伢的嗓子。”

况班主听了，惊得跳了起来：“噢噢，好苗好料！”

安婆婆说：“你再看他做戏。”

戏生就演了况班主的一段戏。

况班主说：“神了神了！我况某命大福大，有缘收下这奇才。

我带了我带了！”

安婆婆欢天喜地，况班主也欢天喜地，但覃家老爷不同意。

覃家老爷说：“我们覃家的人去做戏子？”

安婆婆睁大了眼睛看着覃家老爷。

“你那么看我？”

安婆婆说：“你认戏生是你覃家的人了？你家婆娘那么对待戏生，可你从没说过戏生是覃家的人。”

覃家老爷说：“我也没对戏生不好呀！”

可是，戏生在覃家没身份。

覃家老爷就叹气，就摇头。

“我说不行就不行！”

戏生没去成戏班，但戏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失落。他依然跟着安婆婆去看戏。台上演了，他就在台下比画；台上唱了，他也在台下哼哼。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有模有样。

安婆婆继续游说覃家老爷。覃家老爷的回答像鸡冠峰上的大石头，一成不变。

戏生似乎无所谓。看戏时，他在戏台前嗓子放肆，手脚放肆。回到覃家大屋里，他便蔫了，对太太的白眼和安婆婆的呵护，一样



漠然。

中秋转眼就来了。此时，赣南这地方，二十八个秋老虎还没走。就是真走了，白天还要甩几下尾巴。日头依然酷热难当，但日头一落，凉风就起了。那风先是在河面旋呀旋，接着就旋到街上，旋出一份清凉。不说中秋这么个重要节日，就是因了暮色中的这份清凉，也是看戏的最佳时候。

戏生掰着手指头算日子，一天，两天，三天……还有六天。

戏生就亢奋起来。镇上的人也都欢天喜地地等戏班子来。

可是，中秋那天，河上的船少了许多，戏班子坐的那条船更不见踪影。

戏生相信班主不会失约，镇上的人也都相信班主不会失约。他们在戏台前等候。鸟归了巢，戏班子没有来。日头落了，夜幕笼罩了镇子，戏班子还没来。到后来，一轮圆月也高悬了，戏班子依然没来。

有夜行走排的排客说：“没戏了。戏班子的船在田头那里被困住了，来不了啦。”

“怎么就来不了呢？说好的事，失信了？”

排客说：“人家没失信，人家走不了了。”

“哦？”

“前边交火哩，红的和白的，在田头一带交火，枪子虫一样在身边飞。”

“哦哦？”

“杀人跟割草样，一片一片地倒。”

“啧啧。啧啧……”这回他们没说“哦”，这回他们都啧啧连声。

他们想，交火哩，枪子满天飞，戏班子真来不了啦。

戏生蔫蔫的。圩街上的人都蔫蔫的。

他们没想到的是，戏班子没来，来了一支军队。

中秋夜，皓月高悬，夜深人静。突然，狗叫声此起彼伏。往常也有狗叫，也就某个方向一两家的狗叫。这回，每家每户的狗都在叫。以往，狗叫一阵子也就止息了，也就一袋烟工夫又万籁俱寂。但这一回，那群狗叫了一整夜。

第二天天蒙蒙亮，有人打开屋门，看见祠堂檐下横七竖八睡了一大群人。那边，有哨兵持枪放哨。开门的都吓得面如白纸，飞快地又关了门。

天哪，真来了队伍！

大伙都不敢开门，覃家更是院门紧闭。

戏生问安婆婆：“怎么了怎么了？！”

安婆婆说：“你没听见一夜的狗叫？”

“狗叫就狗叫嘛。”

安婆婆说：“真来队伍了，来兵了。”

“来兵就来兵嘛。兵也都是些人，一样的人。”

安婆婆说：“那匪也不是一样的人？自古兵匪一家！”

戏生很响地“噢”了一声。

他想，我管那些？不出去就不出去呗，还省了好多事。

可人家不能省事，田里活不能撂下，店铺也不能整天关着门，打铁的、编篾的、染布的、榨油的……也都不能整天不开张吧？一天两天还行，现在看去，那些官兵好像没有走的意思，要真十天半月甚至一年半载都不走呢？老这么关门闭户，不是个事嘛。

有人大了胆子开门，往外露半张脸。外面的那些脸就朝他笑。他胆子又大了点，把半边门打开了，探出头。那些士兵就朝他招手，一口一个老乡那么叫。他胆子更大了，把大门打开，走了出去。



那些从门缝里往外张望的，发现那男人没事。不仅没事，那些兵还围了男人聊天，给他递烟，点火。农户们就都把家门打开了。

没事没事，这些兵也是人，没三头六臂。

红军就这么待在了镇子里。